

边关军歌·新时代传唱



额尔古纳河，自西南向东北蜿蜒曲折，像一条长长的哈达，隔开中俄两国。河面上，一艘巡逻快艇在航行。听！从艇上传来一曲悠扬的歌：“北疆的国土，茫茫绿色，奔腾着额尔古纳河……”

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巡逻艇大队上士艇长王振宇，已经在此驻守了近12个春秋。他唱着《巡逻在额尔古纳河》，走过一个又一个冬天，迎来灿烂明媚的

盛夏；送走一批又一批老兵，迎来一批又一批的新兵。

由于创作年代久远，艇队官兵已经没人知道队歌《巡逻在额尔古纳河》创作背后的故事。可当马达声响起，水花翻涌，人们又能笃定地说，这是一首船艇“犁”出的歌。

在这里，同一首歌，记者听到了三种不同的曲调，也品味到界河水兵的生活味道。



界河巡逻。

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巡逻艇大队：

歌声里，我的草原我的河

■本报记者 康子湛 薛敏 通讯员 刘孝威

民族风

“北疆的国土，茫茫绿色，奔腾着额尔古纳河”

马达轰鸣，桨叶翻滚。王振宇驾艇在蜿蜒的额尔古纳河中穿梭，船舱外绿水青山、鸟飞鱼跃，船尾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。王振宇觉得，没有哪首歌比《巡逻在额尔古纳河》更能表达此时的心情。望着远方，他放声高歌——

“北疆的国土，茫茫绿色，奔腾着额尔古纳河……”

“这既是队歌，也是我们的生活。”王振宇说，每当唱起这首悠悠长调，他都觉得自己融进了这片“风吹草低见牛羊”的山河。虽说是内蒙古赤峰人，来到艇队后，王振宇才真正触碰到梦中的草原。

在这里，王振宇学会了骑着骏马驰骋。

第一次见到边防战士乘马巡逻时，王振宇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。“一定得学会骑马！”从那以后，王振宇一有空就往连队马厩跑，帮着清理马厩，洗刷马匹，找机会骑着军马“遛上两圈”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当骑着骏马驰骋在茫茫草原，清风拂过耳畔，王振宇得意地高歌：“忠诚的水兵以苦为乐，日夜在边防巡逻……”

在这里，王振宇收获了真正的“田园牧歌”。

2013年夏天，驻地连降暴雨。王振宇和战友们驾艇解救被困牧民，结识了巴特尔这个蒙古族朋友。闲暇时，王振宇来到巴特尔家做客。蓝天白云下，蒙古包炊烟袅袅。巴特尔拉着马头琴，教王振宇唱蒙古族歌曲。王振宇弹着吉他，为巴特尔唱《巡逻在额尔古纳河》。

这里，更有王振宇一砖一瓦搭建的“家”。

每年冬天界河封冻，船艇归队维修保养。可王振宇从不闲着。他有一间空处在营区来回转悠，一块废弃的角铁、几根散落的螺丝钉，甚至是拆房子剩下的旧门与砖头，都被王振宇拉回仓库存起来。

“这些东西别人看起来是废品，可对每名艇长来说都是‘宝贝’，来年年艇组没准就能用到。”王振宇说，“捡破烂”是艇队每名艇长的共同习惯，因为打心眼里把艇组当成自己的家建设。去年八大艇组组长马建，没花单位一分钱，用各处捡来的废品为艇组盖了一间耳房。

翻看水兵们的微信朋友圈，封面图片几乎都是自己拍摄的额尔古纳河，有的是“长河落日圆”，有的是“九百九十九道弯”。

“那是因为我们早把这里当成了故乡，如果可以，我想在这里一直守护下去。”除了队歌，王振宇还喜欢李健的《异乡人》。他有一个自己改编的版本：“披星戴月的巡逻，为了万扇窗，当你巡逻在路上，能够看见那灯光，不知不觉把他乡当做了故乡，故乡已经成他乡，我在远方去守望。”



图①：退伍老兵在三角碑前宣誓；图②：官兵们正在进行岗位技能比武；图③：“文艺轻骑兵”为岗哨送歌声；图④：官兵进行木雕制作。

王浩、王健博、李双明摄

嘶吼风

“水鸟伴我们高歌，风雨擦亮了双眼，马达带走了寂寞”

望着隔断云天的群山，绵延流淌的河水，下士李昊仍能触摸到2年前从家乡陕西渭南来到这里时的心情。

“车越开越远，心越来越凉。”接兵的列车开了一天一夜，抵达了海拉尔。本以为到站的李昊，又被大卡车拉着穿越茫茫草原，直到一个叫黑山头的地方。

车到驻地，除了孤零零的营房，周边鲜有人烟。再一看地图，离家已3000多公里。

白天兵看兵，晚上兵数星，边关的孤独与寂寞席卷而来。老班长曲洪伟已经在额尔古纳河驻守了十多年，李昊的情绪波动他看在眼里。一天夜里，曲洪伟拉着李昊来到河边，示范了一曲吼出来的歌：“忠诚的水兵，以苦为乐，日夜在边防巡逻……”

额尔古纳的夜静悄悄，那深入苍穹的吼声，如同万马奔腾，直抵李昊心灵深处。

这一吼，李昊想起了家乡的秦腔。在家乡陕西，“上到九十九，下到刚会走，人人都会吼”。李昊扯开干涩的嗓子，对着额尔古纳河，用熟悉的调调吼起那陌生的边关军歌。

一声嘶吼，李昊感觉家乡不再遥远，仿佛不是身在北疆边关，而是站上了八百里秦川；纵情狂吼，吼得这夜晚不再寂寞，吼得那岁月不再漫长。

声声回响，让李昊与这片山河产生

了一种奇妙的联系。“吼歌”归来，李昊的心情顿感轻松愉快。之后不管是执勤巡逻，还是闲暇寂寞，一吼起歌，李昊就浑身是胆，豪情满怀。

“吼歌时，就好像豪饮了一壶孤独酿成的烈酒，喝下去心里就暖和了。”王振宇说，水兵们都有把孤独酿成歌的秘诀，人人都会这曲吼出的《巡逻在额尔古纳河》。

有一次，王振宇驾艇巡逻，半途巡逻艇发动机被水草缠住，搁浅在岸边。夜色已深，他们只能在艇上留宿，等待救援。几名水兵并排坐在船头，一轮冷月半挂空中，映照着波光粼粼的河水，折射出耀眼的银光，一阵思乡之情悄然蔓延。

“念去去，千里烟波，暮霭沉沉楚天阔。”王振宇心中不由浮现出离别之词，再看看手机不在服务区的提示，更有一种“应是良辰美景虚设。便纵有千种风情，更与何人说？”的感慨。

王振宇扯开嗓子，纵声高歌，引得几名战友齐声应和。初吼时，有泪从脸颊滑过；再吼时，一阵暖流在心中涌动。长年累月驻守在界河之上，这群被阳光晒得黧黑的汉子，不像是唱歌，更像是面对祖国的山河、面对那些无法相见却又时常浮现眼前的人们吼出的誓言——

“水鸟伴我们高歌，风雨擦亮了双眼，马达带走了寂寞……”

更多的时候，水兵们都在出艇巡逻时吼歌。因为伴着马达轰鸣与翻涌的浪花，根本听不清歌词是啥。水兵们也常常借着“吼歌”的机会“夹带些私货”，“妈我在这挺好的，你放心吧”“我今年一定要考上军校”“我想你啦，听我给你唱首歌吧”……那些羞与人说的话，被藏在吼出的歌里，埋进这片日夜守护的山河。

摇滚风

“愿把青春的火热，献给亲爱的祖国”

河边飞歌，万山回应。额尔古纳河右岸，几位年轻人超高的飙音，引爆了边关的青春热血。

今年夏天，王振宇带着自己改编的摇滚版《巡逻在额尔古纳河》，开启了一场巡逻路上的“巡演”。

“军歌的曲调，最懂边关的变迁。”王振宇说，近些年来，边关艇组接了电、通了网，官兵们都跟上了时代步伐。前一阵子网络热播的音乐综艺节目，在边关年轻官兵间备受追捧，说唱、摇滚等风格的歌曲在年轻官兵口中时而哼唱。

摇滚乐碰撞上边关军歌，就像开足马力的马达一样，让界河水兵的胸膛中充斥着火热激情。刹那间，他们仿佛不是身处莽莽兴安岭深处，而是跃上了时代的潮头。

前不久，王振宇把摇滚版《巡逻在额尔古纳河》的小样发给了一位音乐制作人朋友。制作人连连惊呼：“你们边防居然也这么紧跟潮流！”

“如今的边关不再是信息的‘孤岛’，边防官兵也能实时联通世界。”一级军士长刘长旺说，过去官兵文娱活动就是读书看报，因道路艰险遥远，报纸和杂志一个月才送来一次。遇到大雪封山，杂志和报纸都被官兵们翻得卷了角。如今，班排电脑接通了政工网络，手机信号实现全覆盖……一个个艇组、哨所联通了世界。

“边防官兵不是黑乎乎、傻乎乎，也一样听潮流歌曲，玩手机游戏。”去年入伍的大学生士兵李书权说，虽然现在身处边关，不如同龄的都市白领光鲜亮丽，也没

有灯红酒绿。但他们也是爱玩爱闹的年轻人，边关的生活依然可以多姿多彩。

李书权入伍前热衷于钻研网络技术，本以为来到边关这个爱好算是荒废了。没想到连队的网络建设这么好，如今身处茫茫大兴安岭的李书权，依然能够站在网络技术的最前沿。

去年新春晚会上，李书权把《巡逻在额尔古纳河》重新演绎为电子音乐，不仅改变了曲调，还在里面加入了说唱元素，歌词描绘的都是巡逻路上发生的故事。

“风雨边关，有我们守护，额尔古纳的河道，悄然化成了脸上的褶皱……”跃动的节奏，呈现出新时代戍边人的生活。李书权说，这不仅仅是歌中几个人的故事，更是这一代戍边人的群体画像。

近年来，青春的血液不断注入，队歌有了越来越多的唱法。但永恒不变的基调，是甘洒青春热血的昂扬精神。人迹罕至的边关，留给军人的是最枯燥的节拍，但一代代官兵却用青春与活力，把单调的日子唱出欢乐的曲调。

“以前感觉队歌唱的是别人，现在觉得歌中就是我的草原我的河。”李书权说，如今再唱队歌，觉得每一个字句唱的都是自己脚下的路。

年轻的戍边人一边追赶时代的步伐，一边把印在边防线上的脚印踩得更实。“还有谁，能比戍边的人更‘摇滚’呢？”在王振宇看来，一群热血澎湃的年轻人，怀揣着报国梦想，远离家人与故土，义无反顾地巡逻在边防线上，守卫在界碑旁，这就是这个时代最“摇滚”的事情。

温暖的8月，巡逻艇游弋在蜿蜒曲折的额尔古纳河上，山河之间回荡着属于界河水兵的青春之歌——

“愿把青春的火热，献给亲爱的祖国……”

（采访中得到杜俊山、孙鹏、李双明大力协助，特此感谢）

深山里「成才哨」

■本期观察 胡楠 刘宙晓

读到那本小说，想起自己的成长经历，安聪决定把这个故事分享给战友听。在前山哨所，像安聪一样喜欢读书的官兵不少，久而久之哨所的“书友会”有了名气，还被兄弟单位战友称之为“成才哨”。

“这个哨所有一种书香文化！”提起“成才哨”名字的由来，安聪如数家珍——

20世纪70年代哨所建成，由于交通不便，官兵守防环境孤寂，那时信息条件落后，上级为哨所购买了一批图书，方便官兵学习阅读。

有了书，官兵们的生活有了改观。佟海乐说，哨所至今保留着一个传统，熄灯后，官兵可以到学习室看书。近年来，哨所经常有战士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文化知识，他们中大多数都实现了梦想，考上了军校。

从20世纪80年代起，陆续有战士通过考学提干，最终又回到大山坚守奉献；还有的战士考取了士官学校，成为专业领域的技术骨干。

走进哨所荣誉室，一张“成才榜”上记录着近百名考上军校的战士名字，他们在这里坚守，也在这里成长。

这张荣誉榜上，每名金榜题名的战士都留下了一句座右铭；每年新兵入伍，这些“励志话语”都成为传承哨所荣誉的载体。

“更新‘成才榜’，增添新荣誉。”仓库警卫勤务连指导员张庆硕至今忘不了，自己第一次走出哨所荣誉室时，眼前的一抹阳光和湛蓝碧空。那一刻他突然有了攀登的目标。

7年前，还是上等兵的张庆硕考上了军校。大学毕业后，专业成绩排名靠前的张庆硕，毅然选择回到曾经戍守的深山哨所。

“如果我是一条船，在人生的海洋上，总有一个岸属于我。”回到哨所任职的张庆硕，经常给战友讲励志故事，激励大家苦不苦熬，扎根岗位志气才。

佟海乐是一名大学生士兵，因为年龄受限没能参加提干考试，那一年他向上级递交了留队申请。今年，已经是中士的佟海乐利用课余时间学习文化知识，正为考取文化影视专业资格证书发起冲刺。

“如今在哨所，很多战士都在积极考取各类资格证书，深山孤寂却也安静，坚守深山不忘主动学习，不管将来在哪个地方，这种求知精神都来自哨所的传承。”张庆硕笑着说，这是“成才哨”对每名士兵坚守奉献的回馈。

青春+对话+

对话人物：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巡逻艇大队上士艇长 王振宇 连线记者：康子湛

享受孤独，守护山河

记者：刚来到这里时，你最深的感触是什么？

王振宇：我是12月份入伍来到艇队的，第一个感受就是冷。我老家也在内蒙古，可来到这才知道什么叫“滴水成冰”，最冷的时候能达到-40℃。到了来年春暖花开的时候，额尔古纳河畔草长莺飞，那种美简直无法形容。当我第一次驾艇巡逻的时候，看着船上的国旗迎风飘扬，我感觉戍边是我做得最正确的决定，也是最值得自豪的事情。

记者：你们戍守的地方人迹罕至，业余时间都有些什么活动呢？

王振宇：唱歌、跳舞、弹吉他，我都喜欢。平时我还喜欢看书，尤其是历史书我最喜欢看。在历史的变迁中，我读

懂了一名军人身上的职责与使命。平时我也喜欢画画，画草原、额尔古纳河，但是画不好。每天晚上吃完饭，坐在库房里弹会儿吉他，是一天中最令我陶醉和快乐时光。

记者：听你的讲述好像戍边的日子并不苦？

王振宇：说不苦是假的。但是一方面，边关的硬件条件越来越好，比起以前戍边人缺水、缺电的状况，我们现在

已经很幸福了。另一方面，最难换的实际上是远离家乡和亲人的寂寞。尤其是有一天你发现，额尔古纳河上再美的落日，你也无法与家人分享。

那种被孤独席卷的感受，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。可总有一天你会学会享受这种孤独，再看这片山河，就又能感受到它的美丽与壮阔；再唱起队歌，你会觉得歌中是我的草原我的河，那时你才真正蜕变成一名真正的边防军人。